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第六

大鑑下第十六世

昭覺圓悟勤禪師法嗣上十六人

徑山宗杲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瀉法泰禪師

乃大

護國景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

普照奉勝禪師

虎丘宗達禪師

正法化冲禪師

清溪常禪師

普慧因淨禪師

天寧道成禪師

寶相道智禪師

長松曉禪師

信相圓禪師

九頂希問禪師

已上十人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妙喜大慧宗杲禪師生於宣州
 寧國奚氏年十三方從學發蒙未半月棄去
 出家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
 事適聞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
 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處有許多門
 庭然性俊逸不羈父母勉之令游方時宣州
 有明教紹理禪師者與教坦之嗣琅琊覺之
 孫也師聞其能叅倒心事之常請益雪竇拈
 古頌古及古宿因緣理指示惟要直下自見
 自說不少假其言語師洞達先德微旨理異
 之每嘆云杲再來人也復游郢州見大陽元

首座洞山微和尚堅侍者微在芙蓉首衆堅
 為侍者十年師叅三人甚久盡得曹洞宗旨
 一日見其臂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
 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遠去之至
 真如詰座下入慶歲主賢蓬頭之室又與慶
 同往黃龍見晦堂東林叅照覺俱不合又謁
 心印珣禪師珣秀缺面之高第與師語大奇
 之欲留會下而師不樂珣因指令往寶峰叅
 準禪師準即湛堂也師始互機辯縱橫準云
 汝鼻孔因甚無半邊師曰寶峰門下準云杜
 撰禪和又因彩粧十王次準指問師這官人
 姓什麼師曰姓梁姓梁準擊頭云爭奈姓梁

底少箇幞頭師曰頭雖不同鼻孔豈騙準云
 杜撰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師云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為甚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師曰是
 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你做得坐主奴又一
 日語師云杲上坐我這些子禪你一一理會
 得耶師曰理會得準云教你說也說得教你
 做也做得勢六拈古頌古小叅普說捻得只是有
 一件事不是你還知麼師曰未審是什麼事
 準云你只欠回地一下所以說時有不說時
 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
 睡著便無如何敵得生死師曰正是某甲疑
 處準病師問曰某甲嚮後當見誰人準云有

箇勤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
若了不下便可脩行看一大歲經後身出素
參禪決是箇善知識也湛堂發師請張天覺
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
師一言而契即下榻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
喜字之曰曇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
遂津其行勤即圓悟也時方自蔣山奉詔往
東京天寧未至師先到寺掛搭菴堂畢勤方
入院師晨夕參請勤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荅云東山水上行令師下語師及
一年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
遠官宅陞坐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若
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省悟遂以所
悟告勤勤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不生然
却坐在淨裸裸處語師云未也子雖有得矣
而大法未明一日入室勤云也不易你到這
裏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
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
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師言某甲只
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
不肖因今師在擇木寮作不麓務侍者每日
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四勤因舉有

第一九六册

句無句如藤倚樹詰師師纔開口勤便云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于心一日同諸官客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勤笑云這漢參黃楊木禪却倒縮去師遂說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鑊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你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又一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答乞師垂示勤默不應師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眾前問如今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

問忽過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問舉當下大悟乃曰某甲會也勤云只恐你又透這公案未得師曰請和尚舉勤遂連舉前輩一絡索請訛語話微詰之師隨聲酬對了無滯礙勤撫掌稱善又對衆稱賞云呆非一生兩生為善知識來師自是縱橫踴躍大肆其說如建甌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諸老欲衽莫嬰其鋒矣初師既大徹反於數椽客有疑乃以問勤勤云我這箇禪如大海相似你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奮時只

有箇璟上坐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遂
舉師首衆于時士大夫往往爭與之遊雅為
右丞呂公舜莛所重奏賜紫衣彌佛日大師
女真難作虜首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既
而獲免蓋若有相之者遂渡江而南時勤賜
彌圓悟禪師主雲居法席命師居第一坐常

第六

四

與諸衲子入室圓悟每來聽其語師一日入
室羅却上方丈與圓悟同坐圓悟云或有箇
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
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劄子手一生得遇一箇
肥漢剛圓悟呵呵大咲云你倒與我入室搜
得我上壁也圓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窟

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
早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鶻
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
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此兩般
病痛師曰大好無病痛圓悟云何謂也師曰
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
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圓悟不覺吐舌乃
云休管他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為期若不契
證斷定不放過師曰說契證即得第恐後來
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
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曰圓悟深以為然
未幾圓悟還蜀師始辭居古雲門學者雲集

役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菴長樂洋嶼
 時從之者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
 三人前此蓋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
 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雲門菴丞相張魏公
 在蜀時圓悟為言師真得法髓及造朝遂以
 臨安徑山延之法席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
 趺得六往赴惟恐其後至無所容乃建千僧大閣
 以居之凡二千餘衆初開法陞坐問答未已
 復有數僧競出爭問師乃約住曰止止假使
 大地草木盡抹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
 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
 聲一一音聲散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

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座數袖僧各各具如是
 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
 時致百千問難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
 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
 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
 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遺
 際便恁麼去開熱門庭即得若以正眼觀之
 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
 用不着况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
 從上宗乘亦乃哄破衲僧鼻孔以道毫釐
 繫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
 跡者一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

得無累乎及其厥之又成大患看陀先德恁
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
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
無夢說夢好肉刺瘡點檢將來合契拄杖只
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
共助無為之化如無倒行此今去也慕拈拄
杖曰橫按鎖鑰全正今太平寰宇斬瘦頑卓
一下喝一喝示衆曰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
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
中屑涅槃既空喚什麼作眼中屑白雲乍可
來青嶂明月難放下碧天又曰摩竭提國猶
在半途少室峰前全無巴鼻談玄說妙好肉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刺瘡舉古明今拋沙撒土爭似飢飧渴飲閑
坐困眠從教四序推移都不干預我事雖然
如是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只如實到這
箇田地底如何親近喝一喝曰灸瘡癩上更
著艾炷去也又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
人早是通身浸在屎窖裏了也那堪踏步向
前如之若何問向上向下三玄三要銀盤裏
盛雪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豈不是屎窖邊
更掘屎窖雖然如是若於屎窖中知些氣息
方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古往
今來一切善知識盡在屎窖裏轉大法輪其
或未然切忌向屎窖裏作活計又上堂問茶

弱六

六

第一九六册

罷乃曰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聲前一路
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投影可中有箇甚
靈漢恁麼不恁麼聊開舉著別起便行猶在
葛藤窠裏直得內無所證外無所修似地擎
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放身命處敢問
大衆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若也知得塵
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盡在其中正恁
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恁麼千聖不知
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下坐師說法不立
窠臼不守規轍大率如此不可驟舉嘗垂語
問學者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按恰
如你将箇琉璃甌子來護惜似箇什麼我一

見便與你打破了你又將箇摩尼珠來我又
與你奪了待你只恁麼來我又和你兩手截
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
羅漢殺羅漢既稱善知識為什麼却要殺人
去且道是什麼道理又嘗語僧俗言恁得禪
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自家屋裏行一遭相
似又如與舊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若欲以
文字語言糟粕求無有是處論禪人請師子
細說禪病師言禪有什麼病可說禪又不曾
患頭痛又不曾患腳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
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
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為

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有什
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什麼病喚作
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有什麼病如何
是佛麻三斤有什麼病如何是佛軋屎楸有
什麼病你不透了繞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
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佗擬心思量佗向舉
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這箇方始是
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
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嘗舉南院問
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風穴云作奇特
商量風穴却問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南院
橫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舉了

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佗三拜不然與
佗掀倒繩床乃回顧衲子冲密云你道風穴
當時禮拜是掀倒繩床是冲密云草賊大敗
師曰你看這瞎漢便打又舉睦州凡見僧來
使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雲峰悅云作賊
人心虛師曰又添得一箇道了問冲密云你
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冲密云作賊人心
虛師曰三箇也又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
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
如藍作麼生會僧云不會師舉了指拜席問
翁僧曰見麼云見師曰又道不會後曰太近
也因什麼不會僧問措師曰只為分明極辭

今所得^{別六}遲師室中多問袖子喚作竹篋即觸
 不喚作竹篋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
 思量不得擬議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於
 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趁
 出于時罕有善其機者又曰喚作竹篋即觸
 不喚作竹篋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良
 久不得卜度不得作女人拜遠禪牀不得拂
 袖便行一切搵不得你便奪却竹篋我且許
 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
 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箇請和尚放下著我
 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
 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

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峰長
 老云某甲看和尚竹篋子話如籍沒却人家
 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喻得極妙
 我真箇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
 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命方始死得死
 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
 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
 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
 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篋子話後說偈曰佛
 之一字尚不喜有何生死可相關當換靚面
 無回互說甚楞嚴義八還師闡揚宗教時有
 同時彌稱宗師說法以寂照靜嘿為本者見

士大夫為塵勞所障方寸不寧便為言今寒
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
地去謂此法門可休歇人身心師以為如此
見解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殊
不知這箇猢猻子不死如何得休歇來為先
鋒去為殿後底不死如何得休歇故師每力
排之謂之弱六邪師寂照禪斷佛慧命千佛出世
不通懺悔一日室中坐有鄭昂尚明者持一
辦香來怒氣可掬聲色俱厲云昂有一片香
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
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
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

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
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
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無語文殊讚善豈不
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安坐無言無說
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
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
然達磨游梁應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
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
和尚因什麼卻力排默照以為邪非師曰你
曾讀莊子麼云是何不讀師曰莊子云言而
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

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注解只據我
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子一日大驚
小怪道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
大家纔聞箇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
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
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侍不出這
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箇道理便是曾
子言而是孔子言而是其徒不會却問何謂
也曾子見佗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佗話
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
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

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
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
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
踴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
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箇說話
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昂
遂無語弱六師曰你雖不語心猶未伏十在然古人
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
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箇坐主喚作肇
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
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

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道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着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曰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

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然無語無去無來塵塵剎剎爾念爾法爾只為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為解脫深坑

是可怖畏之處以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
 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坐主家尚不滯在默
 然處况祖師門下客却道繞開口便落今時
 且喜沒交涉昂不覺作禮師曰公雖作禮然
 更有事在至晚來入室師問曰今年幾歲云
 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前從什麼處來昂又
 無語師遂以竹篋打出次日又來室中云六
 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
 什麼處來師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
 州鄭家只今連聽法說法一段應應孤明底
 未生已前畢竟在什麼處云不知師曰你若
 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

要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佗入棺
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
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
有箇身大燒刀研都不覺痛到這裏應座孤
明底却向什麼處去云昂也不知師曰你既
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
是這箇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
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
十日將那一句敵佗生死須是知得生未死
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昂方心伏
始知無言無說處一切非是因別叅請未幾
頗有所得時有祥雲長老曇懿與禪者遵璣

二人為同伴初侍圓悟於蔣山已有入處後
又隸真歇了坐下點曾自許謂世莫有過之
者師知其未徹業已開法慮其誤後學以書
致懿令告假暫來懿恥之遲遲其行師遂由
小叅痛批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衆懿聞之
不得已乃破夏來抵師會下師詰其所證語
之曰汝怎麼見解何嘗夢見圓悟老人果欲
究竟此事且退却院子來懿從之遂歸既散
夏果與璣偕至二人同到室中師問璣三聖
道我達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與化道我達人
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
出身處也無璣於師席上打一拳師曰汝這

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瓊
擬議師劈脊便打仍謂之曰汝第一不得忘
了這一棒遂出久之未得入門一日因別僧
入室二人聽之師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
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
是什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見成公案放你
第六
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
僧云有師曰劉僧擬議師便喝出璞聞之忽
然有省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大有省發徒
前惡知惡解當下冰消後皆承嗣師師嘗為
衆入室見僧才入門便問諸佛菩薩畜生驢
馬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乳屎撮你是一枚無

狀賊漢僧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
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
出師曰苦哉佛陀耶又僧才入門師便曰不
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
却次一僧入師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
向你道不是又却近前更箇什麼便打出又
一僧入云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
一聲僧因措師便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又
僧才入師曰你不會出去僧亦出後一僧入
師曰適來兩箇上坐一人解衣不解放一人
解放不解放你還辨得麼僧云一狀領過師
曰領過後別有甚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

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又問僧云道不用脩
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道僧云某甲不
敢道師曰你為什麼不敢道僧云恐染汚師
尚聲叫曰行者將糞箕掃帚來僧茫然師便
打出又僧才入師曰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
師曰元來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
老子來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真箇
又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僧云
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
來領如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
麼事僧無語師便打又問僧路逢達道人不
將語默對時如何僧却重便行師呵呵大笑

次一僧來師曰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他却重便行你道也會
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又問僧不與萬法
為侶者是什麼人云無面目漢師曰適來有
箇師僧如此道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又
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
鹽醎意作麼云隨家豐儉師曰好箇隨家豐
儉只是你不会僧擬議師便喝出又問僧香
巖上樹話你作麼生僧云好對春風唱鷓鴣
師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
尚道又作麼生僧云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師
曰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無

對師便打又問侍者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
得着幾人道不着侍者云某甲只管看師忽
展手曰我手何以佛手侍者云天寒且請和
尚通袖行師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是罰
你侍者無對有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什麼
處去師曰你只今是生耶死耶僧云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師曰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
便打出又一僧來師曰適來這僧納一場敗
闕你還知麼僧云知師亦打出又僧請益夾
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忙然師曰你問什
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又僧請益某甲參禪
不得病在什麼處師曰病在這裏云某甲為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什麼參不得師曰開眼尿床漢我打你去師
室中機緣渦旋辯肆不可把翫自非上上根
器不可湊泊師住徑山時名重一時如侍郎
張公子韶狀元汪公聖錫少卿馮公濟川俱
問道自餘皆一時名士大夫師隨機開悟無
所回互而當時秉鈞軸者以其議已惡之遂
遭摶拾毀衣屨去衡州凡十年又徙梅州梅
州瘴癘寂寞之地而衲子裹糧從之雖死不
悔又八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復僧衣四方虛
席以邀幸不就最後以朝旨住育王眾衆多
食不繼築塗田凡數十頃 詔賜其庄名般
若又二年詔復移徑山師之再住徑山道俗

第一九六册

欽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學不少倦退
 居明月堂先是孝宗皇帝為普安郡王時
 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
 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捨大事不尋常一
 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歲王甚悅
 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密請師山中為眾說法
 親書妙喜菴大字及製真讚賜師曰生滅不
 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演成四
 偈以獻王覽之尤喜又二年王即位遂賜
 號大慧禪師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
 恩寵加厚欲召對而師已病矣以隆興元年
 八月十日於徑山明月堂示寂上聞之嘆

惜不已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
 將示寂親書遺奏封畢侍僧請留頌師厲聲
 曰無頌便死不得也索筆大書曰生也只恁
 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什麼熱大校
 筆而逝俗壽七十五坐五十八夏諸弟子以
 師全身塋於菴之後賜塔名寶光僧俗從師
 得法悟徹者不啻數十人皆有名于世鼎需
 思嶽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冲密等
 九人皆契悟廣大先師而歿其餘皆道化一
 方臨濟宗旨益振焉

弱六

十五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九歲辭
 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謁長

蘆信公略露法味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
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
快第恨未聆警效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
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
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
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
水迥悟有之俾掌箴教有問悟曰隆歲主柔
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瞌睡席耳後歸鄉邑
出世住開聖建炎亂乃結廬銅峯之下郡守
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席丘泉感道大顯著
示衆曰豁開戶牖萬里不掛片雲杲日騰空

四顧清風滿坐湖光浩渺野色澄明萬象森
羅全彰海印直得頭頭妙用物物真機心境
一如纖塵不立正恁麼時萬機休罷千聖不
孛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
菩薩德山臨濟直得目瞪口呆有棒有喝一
點也用不得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話
會傾蓋相逢元故舊何妨來與趙州茶又曰
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
是日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
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是他向上關捩子始
得所以道羅籠不肖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
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勞歛念樓閣門開

寸步不移百城俱到募拈拄杖劃一劃云路
 逢死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時又曰光非
 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百草頭
 上罷却干戈則且置忽若嘉州大像倒騎陝
 府鐵牛把須彌山一摑百雜碎新羅國裏走
 馬南瞻部洲說禪又作麼生五臺山上雲蒸
 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餸子三箇
 糊餅夜敲錢又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
 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着檢
 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
 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
 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斷古人多

年葛藤點硬不覺拊掌大笑且道喚箇什麼
 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
 擒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明州育王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人姓錢氏
 自圓悟得旨遍住大刹奉詔住徑山賜號
 佛智大師又移育王嘗示衆曰一法若有重
 重鐵壁銀山萬法若無處處沉空滯寂已眼
 若正見刺亦除一法不墮緣處萬法本無罣
 礙山是山水是水俗是俗僧是僧不異不同
 直饒恁麼猶是閉門造車未是出門合轍更
 須知有頂上一着作麼生明今古團圓無縫
 罅大力那羅擊不開又曰行時絕行跡說時

無說踐行說着到則墜生招箭行說未明則
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添漏行不迷方猶滯礙
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
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嗚啄不隨處埋身
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
要津又示衆舉南泉道老僧十八上便解作

乃六

十七

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會麼
作活計底始解破家散宅破家散宅底始解
作活計假使黃金為城白銀為壁禪悅為食
解義為漿本色衲子不有回顧何也豈不見
道明眼漢沒窠臼縱饒萬里空窠窠正好一
抱俱撒碎且道不落進脩一句作麼生道良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父曰携蒲若識本面彩儘教散子滿盤紅擊
拂子一下又示衆曰未恁麼時一句子超釋
迦越彌勒及乎明破不直半分何也只為見
慣若裁方就圓如虎頭戴角龍背插翼為瑞
為祥若平榻榻地睡來合眼飯來開口且道
裁方就圓即是平榻榻地即是還辨得出麼
直饒辨得也是盃脫丘又曰盃大地是沙已
先為什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
瞻部洲點燈北憐單越黑暗直饒向箇裏道
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拂子一搥曰百雜
碎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若果不見隨路摘楊
花又曰一鈺便成不是性燥漢一躍千里不

第一九六册

是汗血駒鋒鎗不露無孔鐵鎚八面玲瓏多
 虛少實直須肘後懸夜明符頂門具金剛眼
 徹頭徹尾生殺交馳任他魔佛現前便好利
 刀截却且道據箇什麼便如此要知麼王禰
 輕提海嶽昏

潭州大瀉佛性法恭禪師蜀人姓李氏自幼
 業儒為文章有聲忽厭俗出家得度受具遍
 遊叢林親近諸耆宿於五家宗派皆妙得其
 家風獨於圓悟得髓圓悟在道林蔣山皆命
 為首座出世說法於德山示衆曰祖師道欲
 得現前莫存順逆釋迦老子是什麼破草鞋
 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故紙達磨九年面壁

瞋睡未惺汝等諸人皮下無血眼裏無筋更
 向這裏覓什麼梳各請歸堂去又曰止止不
 須說我法妙難思釋迦老子無端向淨地上
 放荷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彼彼丈夫兒
 諸人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若也見得入德
 山門未入得德山室且道德山室如何入良

第六

六

又曰三十年後又曰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
 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盤鳴
 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
 毫光照天地又曰法不爾而爾暗去明來道
 不然而然雷奔雨驟直得千江競注萬壑爭
 流山頭白浪滔天平地人魚共處莫問道芽

增長如今頭上漫漫雖然水到渠成爭奈過
猶不及幸而雲收雨散浪息波停杲日當空
萬像同慶且道大功不宰一句作麼生道野
老不知堯舜力駭繁劫祭江神又曰寶劍拈
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
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
鎧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
如何八月秋何處熱又曰聞聲悟道未免着
水耳中見色明心亦是撒沙眼裏直得纖毫
無障礙空有等空平下絕已躬上無攀仰孤
迥迥絕情塵峭巍巍離分別猶是那邊事且
道這邊事又作麼生休戀寒潭無影樹且看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六月雪花飛又曰動則影現覺則氷生不動
不覺土木無殊衲僧到這裏須有轉身一路
始得若也轉得分三成六唱九作十納須彌
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若轉不得守他山鬼
窟不免是精靈又曰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
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
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
春寒料峭凍煮年少又上堂曰涅槃無異路
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
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
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搥粉碎堅牢地神
合掌讚嘆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

第一九六册

杖擎繩牀下坐又曰德山入門便棒平地生
堆臨濟入門便喝無風起浪俱眠只豎一指
未免顛頂雪峰輒出三毬小兒戲劇到這裏
總用不着爭如六月三伏甘雨普滋水足東
皋禾青南畝農夫鼓腹樵者高歌古佛家風
儼然如在於斯會得共樂昇平朕或未然只
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姓張氏温州樂清
人始出家遍遊叢林至蔣山謁圓悟禪師久
在會中一日因二僧閱死心錄有云既迷時
須待箇悟既悟了須識悟中迷迷悟變忘却
從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心非之拂袖而起

行數步忽然冥契走告圓悟圓悟印可後辭
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問你作麼生師撫傍
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祇對圓悟大咲嘗語人
云我有些子禪被元凡一布袋盛將去也菴
林因彌元布袋師道契取龍圖因請出世於
處州南明示衆曰釋迦不會道達磨不會禪
列祖無機閑衲僧沒巴鼻是則是作麼生承
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
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
巖異草青坐着白雲宗不妙又示衆舉拂子
曰大衆還見麼擊碎銀山鐵壁掀翻虎穴魔
宮截斷佛祖機關拂盡諸方路布直得德山

却步臨濟吞聲天下衲僧不敢喘氣縱饒睡
州親自入門頂額也還一劄且道連雲節角
在什麼處還知麼若到諸方切忌錯選又曰
野狂鳴師子吼開得眼張得口動南星蹉北
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堦下蹲神龜火裏
走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不敢眼云
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曜乾坤云如
何是馮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向後云如
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敵不相饒云如何
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
居南明幾二年屢於將迎一日舉感鐵面頰
云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師舉了
曰是則是去住自由成慾露風骨因作頌曰
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山雲勢遠
搏風千萬過南州後住台州護國示寐于木
山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
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薄

弱六

第一九六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